



精湛的技术赢得顾客信任。



刻刀在手上留下累累伤痕。



看见镜子里的双手,他依然会难过。



守着摊位等待顾客上门。



生活自理上,他与常人无异。



一方精致秀气的印章。



31年里他的刀越刻越顺。

# 无指刻章人：

## 方寸之地，气象万千

■本报记者 陈炜芬 见习记者 程航

比起罗齐兴刻的印章，他那无指的双手，更引人注目。

没有十指，却从事一份与手息息相关的工作，这是他自己最想忽略，而别人却难以置信的事情。

那张23年前弟弟给他做的木制老式小方桌，加上他自己，便是“齐兴印社”最值钱的家当……

遂昌县城汤显祖纪念馆入口处。48岁的罗齐兴，双眼炯炯有神，仿若闪着光，脸上却是一副波澜不惊的神情。

一枚有机玻璃章胚用砂纸磨平表面后，被固定在木质的印床中，为了避免反光，他以铅笔将其表面涂黑，用刻刀在0.5cm×1.3cm的印面上一刀一刀刻下字样……不到5分钟，一方精致秀气的印章交到了顾客手里。这一切，都由他那双没有十指的双手完成。

尽管被许多人视为“奇迹”，罗齐兴却并不希望大家将自己看成一个“神奇的人”，力图证明自己很普通，“我身上，没什么新闻。”他有些不好意思。

遂昌县蔡源乡大柯村，是距县城56公里的西部山区，罗齐兴的故乡。

2岁那年，他一个趔趄摔进灶头的火塘里，十指被炭火烧毁——于是他的手变得和别人不一样，“像两个棒槌”。自那以后，他努力让自己的双手恢复应有的功能：六七岁时，学会用勺子、筷子吃饭，之后能握笔写字、挥刀砍柴、割草锯木……

他没觉得自己与小伙伴们有什么不同，尽

管常有人好奇地问他，“你能自己洗脸吗？”“你吃饭会喂到鼻子里去吗？”之类的问题。

17岁那年，他拜师学刻章，师傅看了一眼他的手，说完一句“刻章时边要留宽一点”后，便再也没开口与他说话。“应该是觉得我不会有多大出息。”他心中有数，次日一早，便回了家。

从未想过创造一个传奇，他只是希望，“做别人能做到的事情”。

而他的希望，从迈出的第一步开始，全得靠自己：打磨钢锯条做刻刀，劈开木头做章胚，酷暑时分、寒冬腊月，足不出户，照着《新华字典》，用双手夹着刻刀在木头上“一横一竖一撇一捺”的临摹细抠，随之而来的是破皮、流血、结疤。关节处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悄悄滋生，从薄渐厚，有着某种硬度的苍黄色的茧花，一朵一朵，一瓣一瓣，爬满双手。

他的谋生，是从埋头在一个被弃用的修表柜里开始的，刻一个印章，2.4元，在乡政府出摊的第一天，得了个“开门红”，“赚了十多元”。

再后来，他投身到“刻章加行路”的行当里，走上赶集刻章之路。搭水果车，乘糕点车，住1元1晚的小旅馆，从黄沙腰到柘岱口，从王村口到蔡源，在别人走过的路上，都留下了他刻章的身影。

1995年，带着一套刻章工具，他只身前往县城。没想到，在租房时，他就碰壁了，“房东看了看我的手，便回绝了我。”回忆间，他嘴角微扬，神情淡然。最后，在老乡的帮助下，他才得

以安身，并在当时的食品厂门口，支起刻章的摊位。

这一摆，就是23年。

当年的食品厂，早已不复存在。只有罗齐兴和那张小方桌，23年里，纹丝不动。桌布每年换一张，削铅笔的钢刀每3年换一把，一套刻刀每周磨一次，4年换一套，章胚一年进一次货——所有的事情，他都能以一己之力，全盘完成。

岁月辗转，罗齐兴在刻章行业摸爬滚打31年。他日渐精湛的手艺和厚道质朴的品行赢得县城百姓的信任，找他刻章的人越来越多，他的刀也越刻越顺。2001年，他在县城买下属于自己的房子，娶了一位贤妻。

“几乎所有的家务他都抢着做。”在妻子眼里，丈夫无所不能，“要不是我厨艺比他好，估计连做饭他都抢着来。”而在罗齐兴心里，手弥足珍贵，他舍不得让妻子女儿的手“忙活”。

家门口，摆着一张摇椅，那是罗齐兴亲手做的，一个人。

这个号称自己已不再大喜大悲的中年男子，至今仍没有勇气在洗脸台正上方装一面镜子，“因为害怕在洗脸时，看见自己没有十指的双手，”那一瞬间，他依然会难过。

印章方寸小，刻出天地宽。

每一方印章，都是耐力、毅力和分寸的功夫。

如果人们记住罗齐兴——不是因为他没有手指，而是因为他足够优秀。

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雷宁 通讯员 章建辉 摄



每一方印章，都是耐力、毅力和分寸的功夫。